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■ 陈雪

站在岸边

午餐后,年级组在礼堂开展新生行为规范教育。学生们像一尾尾训练有素的鱼,排着队游进来,乖乖坐好、静静等待。可是,总有几尾小鱼不那么“安分”,叽叽喳喳的,小嘴巴一张一翕吐着泡泡。

“闭嘴!”政教处主任的训诫砸在空中,硬邦邦的,把浮着的泡泡砸瘪了,会场顿时一片安静。

突然,一个女生闯进来,她手里的塑料袋窸窣作响,把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会场摩擦得又纷乱了起来。她站在最前面张望,试图找到自己的班级,她的东张西望带有不自知的挑衅。

“几班的?谁让你带塑料袋的?声音不难听吗?”

政教处主任本已柔和下来的脸瞬间硬成了一块生铁。礼堂的气氛也冷了下来,几百束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——女孩失控了。

“为什么不能带塑料袋?我放的是笔和本子。我有什么错?”

那几百束目光做了个漂移,又射向政教

处主任,主任从来没有见过当面与她顶撞的学生,脸上突现出片刻的愣怔。

“礼堂好不容易静下来,你这喊喊擦擦的声音不扰乱秩序吗?”政教处主任被迫只好继续压住她。

谁知女孩浑身发抖,眼眶里兜着的两汪泪水跌落而落,委屈的情绪被顶了起来。

“我有什么错?”

我赶紧给政教处主任递个眼神,然后拉住女生的手,轻声说:“别激动,老师也是为了让你学会尊重会场纪律啊。”

“我再也不要尊重别人了,凭什么总是让我尊重?他们总是莫名其妙指责我!”

她竟然冲我狂吼,那一刻,我有点不认识她。但是我知道,她肯定有创伤记忆。

我跟政教处主任打个招呼,然后牵她出去。我们来到礼堂外面,我什么也没说,擦擦她的眼泪,然后抱住她。她迅速往后撤退,逃避我的亲近。只是她的泪落得更猛了,单薄的身體因抽噎而不住地颤动,她的双眼东张西望,如受惊的小鹿,写满惊惶不安。

“他们为什么总爱指责我?”

“他们只是……”

她以为我为他们辩解什么,身子猛然又抖动起来,泪珠汨汨流下,整个人又开始对抗了。我只好把话吞进肚子里,然后一直轻拍她的肩膀,终于把她搂进怀里。

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,但是多年的班主任经验告诉我,一个易怒孩子的潜意识里藏着许多不被看见、不被理解的委屈、孤独和恐惧。我知道,此时无声的拥抱和陪伴胜过一切言辞。

过了好久,女生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。我带她走回礼堂,她一个人坐在第一排,坐在校长身边,小手紧紧攥着她的笔。我坐在斜后方,从我的视角望去,她的背高耸着,整个身体很紧,我的心也跟着紧了起来。

会议期间,我向她妈妈了解她幼年的养育模式,以及她的成长经历。从她妈妈所给的细节里,我仿佛看到一个长期被忽略、总是被指责的小女孩。她缓缓行走在茫茫沙漠里,黄沙飞舞,而没有一粒微尘能落进她的

视线里,也没有一缕风能吹进她的心里。她稚嫩的眼神里流淌着孤独,那是连她自己都无法知觉的孤独。她的影子很长,像一渠水,慢悠悠地流进沙漠的无穷里。她存在着,好像又没有存在,她的童年被寒风吹彻。

“您会生我的气吗?”会后,她终于彻底平复下来,眼里布满着怯。我抓住她的小手,然后把她拥进怀里,轻声道:“我不会生气,我只是心疼你。”

她的身体颤了颤,终于松软下来,她靠在我怀里,安静得像只猫咪。“老师,你领我去跟政教处主任道歉吧。”

我望着她小鹿般的眼睛,拥住她的胳膊紧了紧,告诉她:“我会永远做你忠实的倾听者,给你微笑和拥抱。”

她的小手热热的、潮潮的,我心里也起了悸动,“你只是没有被好好回应过,没有被好好爱过。其实,你什么都懂,只是还处理不好某些创伤记忆。”我暗暗想。

其实,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河,有舒缓也有湍急,有暴涨也有枯涸,有转弯也有平顺……而我有幸站在岸边,看到了她的流向,舒缓她湍急的部分,滋润她枯涸的部分,提醒她转弯,对她微笑,给她拥抱,予她爱与接纳,然后看她平缓流淌,吟唱生命的乐歌。

真幸运,我一直站在岸边。

绿夏素花

■ 朱秀坤

草木葱茏、绿肥红瘦的夏日,以白花居多。莫非为了反射炽热的阳光,或者为了搭配一堆堆、一团团的翠绿、苍绿、碧绿、葱绿、湖水绿?白与绿,最是素净清凉,起码视觉上可以消热解暑吧?

夏天雨水多,浙浙沥沥下上几日,便晴,晒上几天,又雨。未苗更加青翠,草木越发葳蕤,在满世界的绿海中,乳白肥嫩的栀子花开了,前赴后继地开,开在芒种到夏至之间,其馥郁的香气仿佛能覆盖住整个6月。作为常绿灌木的栀子很平常,小区里到处都是,晨起时,常看到一丛丛枝头泊了积雪似的花朵,心上顿生一股薄凉清新之感,难怪有人吟咏栀子花“雪魄冰花凉气清,曲阑深处艳精神”。我喜欢摘上三两枝刚露色的青萼骨朵,带着枝叶养在小茶碗里,当作书房清供。晚间写字时,温润如玉的娇嫩花瓣舒张开来,婴儿肌肤一样光滑,袭人的幽香似云缝里透出的一缕月光,其绰约芳姿又如泊在水上的小莲花,故也称荷花栀子。养在水碗或浅碟里的栀子还有个雅称叫“水横枝”,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小引中写道:“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,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:就是一段树,只要浸在水中,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,编编旧稿,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”能在弥散着栀子花香的室内挑灯夜读、看碟、听歌,哪怕陪家人聊聊天、做做家务,也是惬意之事。

与栀子花同时开放、同样细水长流的,还有广玉兰,也叫荷花玉兰,硕大的花朵开在革质的油亮叶片间,一阵风过,便是一阵花香沁人心脾。晚上加班回家,独自默默而行,天上有朦胧月光,枝头也仿佛笼了些月晕,蓦然一瓣花打在肩头,又落到地上,捡起,是汤勺似的广玉兰花瓣,满盛了馨香、清凉和月夜的宁静安详。

斯时,润雨而开,深得人们喜爱的还有白兰和茉莉,与栀子同为“夏日三香”。茉莉花皮实好养,插枝即活,搁在阳台上,细碎的花朵溢出诱人的清风,神清而气爽。白兰花似乎娇气一些,不过其清简出尘、冰肌玉洁的气质,更令人垂青,淋上几丝雨露又雅致得让人爱怜。从小摊前挑挑捡捡,买上一两串,别在襟前或笼在袖中,青石板路上走一走,洒一路淡雅花香,在雨季是一道别致的风情。我爱将半开的白兰花放在枕畔,给梦做一个伴也好。三五日后花瓣萎黄,那如兰的香气还在缕缕绽放。

等到梅雨滴答滴答持续地落下来,气压低,湿气重,人也闷热难耐时,不妨到野外看荷吧,“百六十里荷花田,几千万家鱼鸭边”,何等壮观的水乡风景啊。以繁星似的大片白荷居多,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,雪肌、黄蕊,半掩半坦在碧伞翠盖下,点点滴滴的雨丝漾开层层涟漪,看高高低低的荷花俯仰生姿,亭亭玉立的荷叶随风轻摇,一阵阵荷香在鼻息间进进出出,几只水鸟快乐地在这片叶跳到那片叶,碰撞得叶上的晶莹雨珠滚来滚去,“咚”的一声落进水中,引得鱼儿一甩尾巴来吞食。如此清景,令人见之忘俗。

盛夏黄昏,雨后初霁,几朵纯白干净的瓠子花爬在草垛上,朴素伶仃,不觉间止步,愣了一阵。瓠子花也叫夕颜,的确是傍晚开放,开上一夜,白日萎顿。故在江南,瓠子又叫“夜开花”,却少有人欣赏。

同样长在水中,燕尾似的慈姑会开圆圆的三叶小白花,鹅黄花蕊,眉眼特别干净,白石老人常画,水下游几只小虾米,上头歇一只红蜻蜓,生动又有野趣。菱角花是昼合夜开的,四瓣花,极细弱、极安静,有意思的是,菱角花会随月亮的圆缺而转移,月色中的菱角花,会让人止不住想到“香菱”这个名字。开上二三十天,就有清嫩可口、甘美多汁的水红菱、麻婆菱吃了——不过米粒似的小白花,竟结出了饺子大的果实,真让人诧异。



腕间栀子香

栀子花开始结骨朵儿时,夏天便来了。

没过几日,卖栀子花的阿婆就出现在地铁口、街道边、商场外。她们把含苞待放的栀子花摘下来,或串成手链、或做成吊坠,5元钱、10元钱地卖。有些手链还配着茉莉花、白玉兰,有些配着彩色雪纺纱,甚至挂着铃铛,那便卖得更贵些。

都市的姑娘们上了一天班,个个身心疲惫,顶着地铁的人流高峰回家去。当她们由长长的阶梯爬出地铁口,望见晦暗朦胧的天空,正是腹中空空的时候。这时卖栀子花的阿婆出现在视野中,那一刻不需要任何叫卖,阿婆身上自有叩人心门的芬芳。

栀子花戴在腕间,举手投足都是淡淡的香气。让日间的烦琐情绪留在地铁站里吧,走出站口,姑娘们的自我生活开始了,接着的洗手做羹汤都不算劳作,而是辛苦一天的犒劳。吃完饭再散散步,拿支毛笔练练字,人便自我陶醉着,与花儿香作一处。

这花手链摘下来泡水一晚,次日就像还在枝头一般绽放,层叠的花瓣圆润秀挺,洁白丰盈,好似旋转的舞裙,那碧绿的花托便如舞蹈家纤细的腰肢。它乖巧地香着,不藏一点儿私。谁见了都夸栀子花漂亮,戴着的人更漂亮,姑娘们这一天自然高兴。

绿色的叶片衬托着小巧玲珑的白色花冠,却好像不被文人雅士青睐——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栀子花品格不高?他们赞美莲花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赞美菊花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,赞美梅花“不要人夸好颜色,只留清气满乾坤”。栀子花也曾出现在他们的诗篇中,但仅仅是作为某种景物出现,如杜甫的诗句:“……江上今朝寒雨歇,篱中秀色画屏纤。桃蹊李径年虽故,栀子红椒艳复殊……”栀子花在气候温暖的春末夏初适时盛放,没什么严峻考验,或许文人雅士便觉得它过于平凡。可他们了解花儿的生态吗?兴许花儿的世界自有其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,不需要人的评判。

也许,适合栀子花的园地并不在文人雅士的诗章里,而在寻常百姓的温馨院落间。在那里,它恬静地绽放,斜风细雨中向着屋主的窗户递送幽香。栀子花还适宜装点女孩的手腕,随着她们或漫步于街头巷尾,或闲逛于公园小径,那自然的芳香随行,散播一路的美好……

走在后面的人

期中质量检测的日子里,我坐在监考席上,目光在安静的教室里游走,耳边是纸笔摩擦的细碎声响,伴随着偶尔传来的咳嗽声,构成了一幅独特的考场风景。

关注教室学生很长时间之后,为了舒展一下自己的眼球,我侧头向窗外望去,却无意间捕捉到一对母女跑入操场的画面,孩子在前面小跑,她的母亲紧跟在后面,这个画面不禁将我思绪拉回到很远的从前。

曾经在农村居住,夜幕降临,如果没有星星,天空会很黑。如果是在深夜,伸手不见五指那是毫不夸张的。还记得儿时的我特别怕黑,农村的路上那会儿还没有路灯,出行全靠一支用电池的老电筒,或者用竹子做成的火把。但每次出门,总有奶奶的身影伴我左右。

记得在月黑风高的夜里,奶奶喜欢

去串门,她要去大叔叔家,我不情愿,可奶奶腿脚不便,哪放心让她一个人三更半夜出门?我只能顶着张不情愿的脸跟在奶奶身后出了门。可没走两步,奶奶好像就被我“落”在了后头,手电筒的光亮甩在我的脚下,在这如墨样漆黑的夜色里,倒是条“光明大道”,我想与奶奶并肩而行,于是装作不经意地放慢脚步等她,然无论我如何慢,奶奶似乎都会慢我几步,那光始终亮在脚下,而她这一路也始终是走在我后面的人。

其实这段路不长,走走停停却要耗费些时间。夜风迎面吹拂,倒也清爽,猫头鹰的叫声不知从何传出,因为前面有光,后面有奶奶,我竟不觉得吓人。

后来,我上初中,初三时,晚上需要多上一节课,离家也不算太远,但爸妈总会来接我,若是困倦,就步行而来,若下雨或匆忙,爸爸就开着他的小

三轮车来。总之,从第一天上晚自习到初三结束,每晚都是他们来接我回家。步行时,爸妈也是走在我背后的人,他们紧跟在后,我在前面分享在学校的见闻,中间距离从不会被拉长……

幼时,我不曾注意这些细枝末节,可看到操场上那位母亲紧跟她奔跑的孩子的模样。我心头突然发觉,好像我妻子带小孩外出,孩子在前面跑,她也会紧跟在后面。我带孩子外出时,也是让他在前面走,我紧跟他身后,保证他在我的视野内。这一刻,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份走在身后的爱。

当我看到操场上那对母女的身影时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份走在身后的爱,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,将我们与家人紧紧相连。它或许平凡、或许微不足道,但正是这份默默无闻的陪伴和守护,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■ 陈有志

独自去上学

“我要自己去上学!”女儿说这话时,声音尖锐,是特意提高了一个八度的。

我知道,她是在虚张声势,因为她内心觉得我不会同意这件事,唯有拔高了声音凸显自己内心的坚决——我在她这般年纪也曾为了独自上学这件事和父母大呼小叫。当时,父母严词拒绝了我,学校离家的距离不近,先不论安全因素,单说我独自骑车上学的话,路上大约要40分钟,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如今,我已经忘记了当时非要独自上学的缘由,却清晰地记得在诉求被拒绝的刹那涕泪横飞的崩溃模样……于是,我忍住了下意识就要拒绝的话语,说:“宝贝,你先让妈妈想一想。”

想什么?

家和学校的距离并不算远,以女儿的速度,步行大概15分钟可以抵达。

都是好走的大路,附近都是住宅小区,大半都有临街商铺,没有荒陋僻静路段。

有两个十字路口,人很多,但早高峰期间有交警维持秩序。

……………

思忖良久,最终让我说服了自己的是张晓风在《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》里写过的那段话:“他有属于他的一生,是我不能相陪的。母子一场,只能看作一把借来的琴,能弹多久,便弹多久,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归还期限的。”

“宝贝,妈妈可以同意你独自去上学。”我说。

这个答案大概是出乎了女儿的意料,她呆愣了片刻,而后眼里盛满

了不可置信的惊喜。

“但是,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,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遇到任何事情及时给妈妈打电话或者找路口的警察叔叔。”我看着她,“你可以做到吗?”

女儿重重点头,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第二天一早,女儿背着书包出门,她回头看了看站在原地的我,咬了咬嘴唇,说:“妈妈,你要是实在舍不得我,就送我到电梯口吧。”我说:“好。”意外的是,在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,女儿抱了抱我,露出一脸笑,说:“妈妈,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!”我轻轻抚摸她的发顶,目送她进了电梯。看着电梯显示屏上的数字开始变化,我迅速冲到了家里的阳台上,这里的视野刚好可以看着女儿走出小区。

我看着那个小小的人儿背着书包欢快地走在朝阳下,心里是说不出的

的滋味。

等女儿走到小区门口,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帽子和口罩,全副武装地出了门。

小小的人儿在人流中时隐时现,我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。

第一个十字路口,红灯。女儿安安静静地和大家一起等着红灯。

第二个十字路口,绿灯。女儿的步伐依然欢快,马尾辫上下飞扬,似乎在传达她的快乐。

前方左转就是学校了,这一段路上只剩下上学的孩子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。女儿遇到了同学,两颗小脑袋凑在一起,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女儿清脆的声音:“是啊,我自己来上学的哟!”哦,语气里是藏不住的骄傲呢!

莫名地,我也骄傲了起来,想大声告诉世界:今天早晨,有一个小女孩独自去上学了。